



每个活在红尘世上的人，就自然会有爱，自然会有情。而且每个人都会不同程度地为情和爱而活着。客观而老实地说，一个人一生一世，几十年的风风雨雨，数十载的坎坎坷坷，甚至是上百年的沧桑桑，应当不止爱一个人，也不只被一个人所爱。这就会生出许多缠绵，许多纠葛，许多烦恼，许多徘徊，许多痛苦，许多挣扎来。

姻缘梦

继《白鹿原》之后，最有力度的长篇民族史诗巨著！

唐金元 著



这又是尘世的一大奇梦，这也是姻缘的一曲绝唱

寻姻缘，盼姻缘，时时姻缘梦；

写姻缘，颂姻缘，处处姻缘情。

姻缘

唐金元



中国工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姻缘梦 / 唐金元著. —北京: 中国工人出版社, 2011.6

ISBN 978-7-5008-4998-8

I. ①姻… II. ①唐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1) 第 120508 号

出版发行: 中国工人出版社

地 址: 北京市鼓楼外大街 45 号

邮 编: 100120

电 话: (010) 62005045 (总编室)

(010) 82075934 (编辑室)

发行热线: (010) 62045461 62005042 (传真)

网 址: <http://www.wp-china.com>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印 刷: 北京市密东印刷有限公司

版 次: 2011 年 7 月第 1 版 2011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开 本: 700 毫米×1000 毫米 1/16

字 数: 360 千字

印 张: 20.5

定 价: 32.00 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

序

我不止十次精读了《红楼梦》。应当说每次读它确实感到余香满口，回味无穷，而且每次读它都会有更新、更深刻的心得体会。曹雪芹无论在贾宝玉与林黛玉的爱情悲剧上，还是在贾宝玉与薛宝钗的婚姻悲剧上，都让我如痴如醉，涕泪交流，特别是在王熙凤的人物性格塑造上更是曹雪芹的最大成功之处。这些确实都让我崇拜得五体投地。但也许是历史条件的限制，或许是当时文字狱的威慑，致使大文豪曹雪芹也有许多未尽之言，尚有很多未了之情，因而也给后人留下了小小的遗憾。

每个活在红尘世上的人，就自然会有爱，自然会有情。而且每个人都会不同程度地为情和爱而活着。客观而老实地说，一个人一生一世，几十年的风风雨雨，数十载的坎坎坷坷，甚至是上百年的沧沧桑桑，应当不只爱一个人，也不只被一个人所爱。这就会生出许多缠绵，许多纠葛，许多烦恼，许多徘徊，许多痛苦，许多挣扎来。爱情让你左右为难，进退维谷，犹豫不决，难分难舍。爱情不但给人们带来了幸福和快乐，而更多的会给人们带来痛苦和烦恼。它就像怪味豆一样，酸甜苦苦辣，五味俱全，样样俱备。

人说“婚姻是爱情的坟墓”，“婚姻是爱情的归宿”，“婚姻是爱情的新起点”，等等，这些都只能从某个角度、某个侧重点道出了爱情与婚姻的关系。其实婚姻和爱情并不一定有什么实质性的联系。有时婚姻简直就是一种妥协，一种退让，一种无奈，一种逼上梁山。也许在这个世界上，最经不起推敲和思考的就是婚姻。婚姻是极其脆弱的，简直就不堪一击。也正因为如此，人类社会就生出了《婚姻法》来保护这种既脆弱又宝贵的东西。殊不知被认为是人类文明进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《婚姻法》，竟然成了许多人情爱生活中的铁镣和桎梏。使本身那种左右为难、进退维谷、犹豫不决、难分难舍的情爱生活，变得更加复杂，愈加激化，甚至是无比的尖锐。无奈的人们离法越近，离情越远，离法越密，离爱越疏。甚至根本无情爱可言。它就像牢笼一样，将两个人紧锁在里边，犹如坚实的鸟笼将两只鸟儿紧锁其内并无两样。

人们的身体虽然失去了自由，被枷锁、桎梏、牢笼紧锁着，但人们的心还在海阔凭

鱼跃，天高任鸟飞。他们不甘心，也不情愿眼睁睁地看到自己的爱情生活就这样慢慢的奄奄一息，默默死去。有的人人老心不老，甚至在自己的百年之日，闭眼之时，还在痴痴地深深地惦念着自己最痴心的情人。当今红尘，又有多少痴女醉男抱怨而终，饮恨黄泉。

虽然人们并不想挑战《婚姻法》，更不能容忍废除这个人类文明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东西，再度回到那种群婚和乱伦的原始社会，但是对于那些狭缝里追寻爱情自由，醉生梦死，寻死觅活，或者是蔑视法律尊严和威慑的人们，你不禁要为他们捏上一把冷汗。一边是法网恢恢，存天理，灭人欲，一边是情满人间，恩比天高，爱比海深，如胶似漆。何去何从，怎样取舍，有得有失，不能两全。

其实那么一纸《婚姻法》对人们的情爱生活并没有什么影响。尤其现在改革开放，观念更新，社会上又有多少民不举、官不究之事。对人们的情爱生活息息相关，影响甚大的还是陈腐的世俗，文化的积淀，生活的惯性。它就像人们背负的沉重的精神十字架，让人们几乎喘不过气来。又恰如孙悟空头上的紧箍儿，并且念紧箍咒的并不只是唐僧一个人，而是芸芸众生，莘莘百姓。如果你的情爱生活被千万双眼监视着，被无数张嘴议论着，那你就真正地失去了你的恋爱自由，纵然你有孙悟空那种七十二变的本大的本事，也逃不脱如来佛的手掌心。更何况我们是肉体凡胎的区区百姓呢？

生活无情地给我们留下来的只是痛苦和无奈、煎熬和挣扎了。也正如《姻缘梦》的开场和结尾的诗所云：

人生如梦梦姻缘，
无奈梦中苦与甜，
缘分前世已注定，
岂是人力可违天。

精读了那么多次《红楼梦》，但真正理解曹雪芹的“满纸荒唐言，一把辛酸泪，都云作者痴，谁解其中味”这首诗，还是我写《姻缘梦》以后。我还真的不知道，究竟是因为半百人生的自己的感情脆弱，还是因为虚拟人物和故事给我的良心和灵魂带来的刺痛。著名作家林语堂的女儿林如斯，在回忆她父亲写《京华烟云》的时候，有这样一段话：“当他写完红玉之死，父亲取出手帕擦擦眼睛而笑道：‘古今至文皆血泪所写成，今流泪，必至文也。’”其实在我写《姻缘梦》的时候又何尝没有流下许多辛酸的泪水？老实说，《姻缘梦》是眼泪给哭出来的。故事虽然是虚构的，但情感却是真挚的。

我并不奢望每个读者都会如痴如醉读这部小说，但我真心希望那些喜爱《姻缘

梦》的人们，在静静地细嚼慢咽这部小说，并相应品味自己人生的时候，有我写作时的同样的感受。这样也不枉我对读者的真诚奉献。

在写作方式上，《姻缘梦》在追求通俗化的同时，也刮了一点明清古风，力图找到和恢复一点民族文学的尊严和自信。如果说这种创作风格的尝试能得到广大读者的喜爱和肯定的话，那也不枉我对中国古典文学的情有独钟。

唐金元

二〇〇九年仲夏

于英格兰普利茅斯砚墨斋

人生如梦梦姻缘,无奈梦中苦与甜,
缘分前世已注定,岂是人力可违天。

一阵清脆的上课铃声过后，坐落在成都市人民南路的玉林中学又恢复了宁静。环球雅思训练班的教室里，窗明几净，学子满座，讲台上一位俊秀的名叫罗伯特的白人外籍教师，正滔滔不绝地在训练学生的英国雅思英语考试课程。他一米八〇左右，下着牛仔，上穿T恤，金发碧眼，鼻梁高挺，坐在中间正前方的年轻女生引起了他的注意。你看她怎生模样：秀发齐肩，眉清目秀，面色桃红，樱桃小嘴，脸颊儿镶嵌着一对深深的酒窝，笑着着实令人醉，羞涩默默也含情。

她虽不是那种沉鱼落雁，羞花闭月的天香国色，但确有几分独有的姿色。罗伯特不禁中断了讲授，开始与这位面相出色的女生攀谈了起来。

“你叫什么名？”罗伯特问。

“我姓章，名惠妹。”那女生腼腆地答道。

“你从哪里来？”罗伯特再问道。

“我从川北的阿坝州来。”惠妹如实答道。

“那么为什么要来参加雅思英语考试的培训课程呢？”罗伯特用很别扭的汉语继续问道。

老师的这样一问，使得本身腼腆、害羞、内向的惠妹，忽然满脸堆起了愁云。她无法用一两句话来回答老师的问题。老师的提问勾起了她一连串深深的回忆和思索。

惠妹出生在川北山区阿坝州很边远的一个名叫昭花镇的燕子塘村。从小聪颖灵慧的她在小学和初中的学习中，数学、语文、体育、文娱各个方面都是名列前茅，无人可比。她活泼好动，并有着川北崇山峻岭中黄鹂般的嗓子，以及平常人所不具备的音乐天赋。一首看来很是平常的歌儿，从她嘴里哼出来，就会增加许多动人的华彩，迷人的音色。她那婉转动听的歌声常常倾倒了学校许多调皮英俊的少年。

惠妹有一个从小跟她一起玩尽青梅竹马，扮演了无数次家家夫妻，比她大半岁的小阿哥，名叫陈启超。他个儿高大，脸圆额阔，挺直的鼻梁上，有一双炯炯有神的眼晴。他们上学牵手去，放学携手回。上山拉着手，下岭挽着臂。泥泞哥牵妹，涉水妹

扶哥。你吃我的薯，我尝你的馍。你唱歌来我来和，我哼曲来你来歌。刮风共风衣，下雨同雨伞。风里同去心相印，雨里齐归神相偎。他们幼小的心灵虽然不懂得什么是谈情说爱，但从彼此会说话的眼神里，都心心相印了“上天愿作比翼鸟，在地欲为连理枝，天荒地老心不变，海枯石烂情不移”的誓言。

一个盛夏周末的夜晚，星明月朗，凉风习习。惠妹和启超各自在自家农田里双抢忙活了一天，劳顿之后，他们晚饭后都来到了村里的晒谷场。两人相依而坐，观星赏月，纳凉解乏。

“启超哥，”惠妹兴奋地叫道，“我在天上找到你了！找到你了！”

“在哪？”启超问道。

“就是那天上的牛郎星。”惠妹指着闪亮的那颗星儿答道。

“那你就是那天上的织女星咯。”启超把嘴紧紧地贴在惠妹的耳旁悄悄地说道。

“嗯！启超哥，你真臭美，羞死人了！羞死人了！”惠妹既害臊又娇滴滴地骂着小阿哥，并用右手使劲拍打着启超的肩膀。

惠妹这如黄鹂鸟唱出的如歌一般的声音，无论遇上哪座山哪片云都折射回来，悠悠荡漾在空气里，缓缓回旋在半空中，余音袅袅，不绝如缕，一如琴韵。

自从那天夜里起，本来情窦初开的惠妹，不论什么时候见到小阿哥，便会羞答答的，腼腆腼腆的。每当惠妹想起她的启超哥在她耳边悄悄说的那句话儿，心里就会觉得美滋滋的，甜蜜蜜的，乐呵呵的，喜洋洋的，暖烘烘的。心儿就会七上八下，忐忑不安。脸上就会面泛红霞，灼灼烫人。她常常在梳妆镜前端详自己腼腆羞臊的神情：脸上泛着红晕，流淌着青春热血，洋溢着少女情怀；眉梢挂着俏丽，青青的，翠翠的；眼神荡漾秋波，痴痴的，醉醉的；酒窝溢着醇芳，香香的，纯纯的。她仿佛觉得自己明天就要嫁给了小阿哥似的，好像她正在焦急地等待着伴娘，给自己梳妆打扮，盖头上轿呢。

“从来都没有这种感觉，怎么最近就那么不同了昵？”惠妹满是羞涩地询问自己，“难不是青春就这样悄然地像春天的涌泉一样涌现了出来，而且是不可遏制地涌现了出来。难道青春就是如此这般的感受吗？难道爱情就这样不知不觉地来到了自己的心间了吗？爱情难道就是不喝酒而自醉，不吃蜜而自甜的感觉吗？”

这一向来，她越想这些，心里便会越发的不好意思，脸上就会越发的烧灼，面上便会越发的红晕，甚至乳房就越发的隆胀。有时她甚至是悄然地流下泪来。

“我已经不是一个黄毛丫头了！青春已经悄然地荡漾在我的心间！我成熟了！我懂事了！”在没有人听到的时候，惠妹甚至会高声地兴高采烈地叫喊起来。她好像是在向全世界的人们慎重而庄严地宣告，她的情窦已初开，她的青春已涌动，她的爱河已流淌。

日出日落，月亏月圆，斗转星移，冬去春来，不知不觉，他们俩就告别了金色的童

年，惠妹和小阿哥终于迎来了初中毕业这个人生的第一次选择。金色的少年，金色的梦想。惠妹当然也想继续自己的高中学业，将来上大学，做科学家、工程师、音乐家、著作家。但由于川北山区的经济落后，家里贫穷，是根本无法支付未来高中和大学学业的费用。梦想与现实的脱节，憧憬与失望的反差，着实使这位充满幻想的花季少女现实了许多。她无奈选择了上中专读护校的决定。小阿哥大失所望。学校里的校长和老师们都鸦雀黯然，无不惋惜。

惠妹和她的小阿哥要分道扬镳了。在分手的前一天晚上，他们抱头而哭，相拥而泣，没有言语，未诉衷肠，有的只是淌不完的伤心泪，止不住的哭泣和哽咽。那天深夜他们各自回到家里仍然是夜不能寐，又只好各自来到了只有一墙之隔的自家后院里。一个如黛玉，望着凄惨的星空，迎风流泪；一个像宝玉，对着惨淡的月色，仰天长叹。

“苍天啊，您为何如此的不公？”惠妹泣不成声发出了这样的天问。

“上帝啊，您为何如此的吝啬？”小阿哥哽咽地发出了同样的哀叹。

他们双方的父母兄妹，乃至邻居的乡亲，听到这十五六岁的花季少年，一个金童，一个玉女，如此地珍视双方的情感，而又这般的悲痛难当无不潸然泪下。

就这样惠妹到成都上了中专护校，而小阿哥上了当地的重点高中。他们都保持着一颗纯洁的心灵，珍爱着一份发小同学的情谊；他们情窦初开，信件里洋溢着浓浓的温情爱意。他们的信封里常常是今天你寄一颗相思豆，明天我寄一片小花瓣；本周你寄一片小红叶，下周我寄一根薰衣草；这月你寄一瓣红玫瑰，下月我寄一朵腊月梅；这次你寄来一首情诗，下次我寄去一段爱词。他们以这些特殊的方式来表达彼此的思念和爱慕。

收到了彼此的一封情书，犹如收到了花仙子送来的一束鲜花；读完了彼此的一封爱信，好像品尝到了蜜蜂刚刚衔来的花蜜。他们享受着能够容忍的等待；他们欣赏着彼此的坚信和耐性。再大的满足莫过于彼此的在意；再大的幸福莫过于彼此的牵挂。

“惠妹啊，你像温暖的风，天天在我身边萦绕；你像一片彩云，飘荡在我心中晴朗的天空；你像雨后的彩虹，使我内心的天空七彩斑斓；你像朝阳映照的彩霞，使我的心中永远充满朝气活力；你是十五的月亮，使我黑夜里的星空如此璀璨；你像那迷人的歌，让我永远心花怒放；你像那抒情的诗，使我永远沉浸在如画的海洋。惠妹啊，你是我心中永远唯一绚丽的火红玫瑰。”一封小阿哥给惠妹的信中曾如此地写道。

“启超哥，我喜欢你那坚实的臂膀；我眷恋你那挺直的脊梁；我爱看你眼里闪烁的智慧；我喜欢亲你紫气东来的印堂；我爱你那倔强刚毅的性格；我喜欢你泰山压顶不弯腰的刚强；我爱你那潇潇洒洒的风度；我喜欢你骨子里透出的真正男儿的气概和阳刚。启超哥，你永远是我心中永远不落的太阳。”惠妹给启超的信是这样回的。

山沟里飞出的金凤凰使许多男人开始垂涎。如花似玉的惠妹上省城读护校，让临近村里的郝家着实动了心思。因为他家的大小子郝科联虽然在阿坝州某部委当干事，三十五六岁的人了，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对象。他们家委托方圆几十公里内，介

绍成功率最高的媒婆，跑到了惠妹家来试探口风。

那天上午这位媒婆穿着红花衣，绿裤子，红鞋子，径直来到了惠妹的家里。惠妹的母亲是个农村妇女，为人本分善良，惠妹是她第一个成年的孩子，对媒婆的到来根本没有思想准备。她上茶待饭，与媒婆家长里短地寒暄了一阵，便开始了谈话的主题。

“哎哟，老嫂子，”媒婆叫道，“真羡慕你养了这么一个水灵的女娃。她聪明能干，会读书，我们方圆几十里的乡亲哪个不夸咯！”媒婆的眼神死死盯住惠妹母亲的脸，企图从她的脸上找到她认为最原始、最敏感、最真实、最靠谱的反应。

“哎哟哟！”惠妹的母亲第一次听到别人，尤其是媒婆这样夸奖自己的女儿，心里还真有些好难为情，脸上红一块、白一块的羞臊了起来。“孩子天生会读书，是她自己的造化，我们当爹妈的没本事，不能供孩子读高中考大学，所以只好去读中专，找个工作，不当农民就要得。”惠妹的母亲找个托词随便应答道。

“哎哟！”媒婆发觉自己要钓的鱼儿已经戏钩，便趁热打铁追加了一句。“老嫂子，这么水灵的女娃还愁啥子有钱咯。只要你们做爹妈的答应这门亲事，女娃上学的开销就全包在你们西村郝家的大小子身上了！”媒婆挤眉弄眼地说。

“这就要靠您这位媒娘的帮忙咯！”惠妹的母亲毫不思索地妄加允诺。

媒婆便开始了天花乱坠、报喜隐忧、死缠烂打的攻势。说他们郝家建了几栋漂亮的小洋楼，说他们郝家又是几多的富有。总之在这个媒婆口里，一个芝麻大的好处，一定要吹得比西瓜还大的德行。一尺深的水，非要说出十丈的波来。无非就是要说：月里嫦娥寻配偶，巫山神女嫁襄王。

介绍一个好婆家，引来一个有钱人。这对于惠妹这样家境贫寒的父母来说是有很大诱惑的。就这样惠妹的父母便包办了女儿的婚姻大事。乡下人只要对方能出钱，不管惠妹是否爱恋，都必须毕业后成为别人的妻室。

真可惜好景不再长，鲜花不常开。自由幸福的恋爱即将被强行中断，没有爱情的婚姻就要呼之欲出。

天昏昏，地暗暗，风飕飕，雨凄凄。听到此消息的惠妹只身单影，顶着严寒，冒着大雨，来到了学校附近的小河旁，石桥上。她跪倒在青石板上，对天悲哭，仰天哀叹：“苍天啊，你为什么又一次无情地捉弄我？为什么？大地啊，你为什么如此残酷地生杀我？为什么？为什么呀？”

她叫天天不应，呼地地不灵，只是与风同哭泣，同天共眼泪。惨兮兮，悲切切，惠妹第一次真正的初恋就这样很快地受到了威胁，走到了流产的境地。真是：蓓蕾欲放遭霜雪，情窦初开遇娘娘。

天已经渐渐黑了。护校九三级一班的教室里，灯火通明，异常的安静。平时每当这个时候，惠妹就会早早地和她最要好的一位名叫李惠雅的同学来到教室。今晚可只有惠雅一人少言不语，闷闷寡欢地来到了教室。你看她怎生打扮：面红如施粉黛，眉不描而翠，唇不点而红。高鼻梁上架着一副金丝眼镜。乌黑的头发扎着两根齐肩的辫子。个头中等，身材窈窕，身着颇为朴素的学生装束。平时，这个班的两惠犹如双燕，双双携手，形影相随。操场上，她们同晨练，共吸校园新鲜空气；教室里，她们共书桌，同游知识大海洋；饭堂里，她们同出入，共享美味盘中餐。教室里的窃窃私语，一定是她们在打趣彼此；远处传来悠扬的歌声，无疑是她们的女声二重唱；窗牖溢出的银铃般的笑声，多半是她们在戏说狂人趣事。对于惠雅的形单影只，几乎全班的同学感到惊讶。

“惠雅，你的那个影子呢？你们生意见了吗？几个星期了你们俩总不在一块，让我们觉得怪怪的。”班里的一个女生终于开始发问了。

“没什么，这一向惠妹可能有些不舒服。”惠雅只能这样搪塞过去。因为就连她自己也不知道，惠妹最近究竟发生了什么。

这一向惠妹几乎不参加晚自习。一天除了上课，她就是在宿舍里闷闷不乐。或哭泣，或哽咽，莫名其妙的流泪，不可名状的悲伤，难于言表的忧愁，不能宣泄的苦闷。平时像燕子一般活泼的惠妹变成了寡言少语，愁容满面，忧心忡忡，泪挂眼角的孤雁。她茶饭不思，夜难入眠。几个星期下来，桃红的面色竟然变如白纸；风仪的面容消瘦得两颧宛如两个雪峰。

晚自习后，惠雅回到宿舍，看着眼肿如蚕，面容日渐消瘦的惠妹，心里如刀割一般的疼痛。她本无探究别人隐私的习惯，哪怕是自己最要好的朋友。“但惠妹这样下去又怎生了得？何日又是尽头呢？”惠雅口对心问。

“惠妹，”惠雅心疼地叫道，“你怎么了？只见你那个小阿哥一封信比一封信的勤。是不是小阿哥不守诺言，欺负你了？”惠雅终于开言问道。

惠妹只是摇摇头，说了声“没有”。她并没有也不好意思告诉惠雅事情的真实原委。

次日下午，当最后一道下课铃终于响了的时候，阿坝州中学高中九三级一班的男生陈启超同学，又一次如箭离弦一般的离开了教室，直奔学校的传达室。他把所有的来信翻了几遍，也没有找到自己的信件。他像泄了气的皮球，没精打采，大失所望。几个星期以来，他每天的企盼化作每日的失望。隐隐约约感到某种不祥预兆的他，跑

到校园外的一个小山坡上，面对着成都的方向大声地喊叫着：“南方吹来的风啊，你能否告诉我，我的惠妹究竟怎么了？北归的大雁哟，你可否让我知道她为何几个星期杳无音讯？”

也许呼啦啦的风声已经告诉了小阿哥，他的惠妹伤心的真情；或许哇哇作叫的大雁告诉了他，惠妹对他的牵挂和忧虑。

男人岂能解风声，汉子怎能懂雁语。他再也不能忍受这种内心孤独的煎熬；他实在无法面对这种寂寞的折磨。无奈，心头猜疑的痛苦只能化作伤心如雨的泪水，不停地流淌；无限的担忧和思念只能变为痛苦的哽咽，不止的抽泣。

第二天上午课间操的铃儿响了，护校的操场上，各班整齐列队。学校的高音喇叭放出的广播体操音乐震耳欲聋。惠妹无精打采，懒洋洋，软绵绵，跟着音乐完成了课间体操。做完操，她独自站在树荫下，怎么也摆脱不了忧愁和苦闷的跟随。她无法像男孩子那样，把忧愁和苦闷就像摘去自己的帽子一样，把它们抛到脑后。她的一切烦恼更不能像蜡烛见了火一样迅速地熔化和消散。伤心的泪儿还是不住地往下流。当她睁开眼睛时，站在她眼前的竟然是她日思夜想的小阿哥。她声音嘶哑带着哽咽地叫了一声“启超哥”。她哪里顾得上周围一大堆的老师 and 同学，哪里还来得及顾忌学校里不许谈情说爱的清规戒律，恨不得一骨碌将自己身心全部扎在小阿哥的怀里。破碎的心好像一下子又找到了生命的绿洲；寒冷的心似乎霎时又遇见了温暖的阳光。惠妹将小阿哥拉到一个校园僻静之处，他们俩紧紧地拥抱着，疯狂地亲吻着。惠妹这几天已是欲哭无泪的眼睛，感动得又是泪如泉涌。小阿哥虽然还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，但他深深地知道他的惠妹受了太大的挫伤和委屈。当他看到惠妹消瘦的容颜，痛苦的表情，忽然一下子就明白了许多。他把她紧紧地抱在怀里，一只手就如千年木梳，梳理着惠妹头上的万丝情缘，一只手轻轻拍打着她的肩背，以慰藉她那破碎的心灵。

“惠妹，怎么了？你怎么了？”小阿哥焦急地问。

惠妹默不出言，还是不停地哭泣流泪。

“惠妹，告诉我，你究竟怎么了？”小阿哥使劲地摇着惠妹的双臂苦苦地追问。

惠妹还是无言以对，哭泣更伤心，泪流更如雨。

忽然间，似乎有一只无形的黑手将他们分开；好像有一张魔鬼般的媒婆出现在他们的眼前。惠妹只能含泪忍痛将小阿哥推开：“我们从此以后再不能这样，是我因为家里经济困难而对不起你，启超哥……”说着又是一阵撕心裂肺的哭泣。

“我们只能把彼此的爱深深地埋……埋……埋在心底。”惠妹的一句话几次被自己的抽泣所打断。说完她将小阿哥再次推开，离开小阿哥的惠妹一阵呜咽不知方向地飞奔而去。

小阿哥顿时也哭成了个泪人，看着她的背影声音嘶哑而哽咽地叫道：“惠妹，我会永远爱着你的！”可怜喔，泪眼人观泪眼人，断肠者送断肠者。

伤心垂泪良久，小阿哥也是万般无奈，只好失望而沮丧地离开了护校。真是：

青梅竹马相互爱，
两小无猜情意浓，
不料鸳鸯今打散，
何期鸾凤又西东。

今夕分手是天意，
明朝岂能望重逢，
若是老天真有眼，
何人能断真情缘。

过了几天，惠妹因为给小阿哥交了实底，心里好像卸去了一块沉重的包袱，烦心的事儿虽不说烟消云散，完全忘却，但她的心情也似乎显得平静了许多。

这天下午当惠雅在教室自习时，教室外面有一男人在轻轻地敲打着教室的玻璃窗。惠雅透过玻璃窗，打量那个男人的模样和打扮：高高的如电线杆一样的个子，似乎一阵风吹来也能给他刮倒了似的。尖脸猴腮，面色黧黑，看上去四十多岁的样子，穿着一身土不土洋不洋的黑色西装，竟然跟孝服一般。惠雅知道是来找同学的，她便走出教室，叫了声：“叔叔，您找谁呀？”

“我找章惠妹，请麻烦帮我叫她一下好吗？”那人客套道。

“您等着，叔叔，我马上帮您找到！”

“不用叫我叔叔，我是惠妹的……”那人想极力挽回误解，但没等他说完，惠雅早就一溜烟离开了教室去找惠妹了。

那男人就如从哪个乡下角落里来的从未见过世面的农民似的，蹲在教室的墙角下耐心地等着。

当惠雅找到惠妹时，额上淌汗，气喘吁吁。“什么事值得你这般火急火燎的？”惠妹打趣地问道。

“惠妹，”惠雅有些上气不接下气，“一位叔叔来找你了，我相信一定是你的父亲。他就在我们教室旁等着你呢。”说完她就干别的活儿去了。

惠妹真以为自己的父亲心疼自己，特地从阿坝老家来看望自己。她的心里还真是颇为激动了一番，轻盈的脚步就如踩着快乐的波尔卡音乐节拍一样。当惠妹真正见到来客时，她真是大失所望，身体马上凉了半截，就像一桶冰水，劈头盖脑，从头到脚地浇了下来。他并不是自己要见的父亲，而正是那个媒婆介绍的他。

“真见鬼，”她心里丧气地说道，“自己最要好的同学居然认为自己未来的夫君是自己的父亲，那还有什么脸面去见人啊！”

惠妹越想心里越难过，越思内心越沉重。加之看到他那丧气而窝囊的模样儿，她立即觉得自己的五脏六腑都在翻滚，一阵一阵的那种恶心的感觉很快地涌到了嗓子眼儿。她恨不得一下子将所有的脏器都吐出来而后快。好像只有这样，才能解除她心中的苦楚和烦闷似的。

她面对这样窝囊的男人，想到自己未来的悲惨命运，又不禁失声痛哭起来，伤心的泪水又一次淌成了一条溪流。她没有也不想正面去瞅他一眼，只是歇斯底里地喝道：“你为什么要来？……”说完这一句，又被自己伤心的哭泣和哽咽所打断。

“你这不是活……活……杀我吗？”惠妹断断续续，一把鼻涕一把泪地表明了自己的态度，发泄了自己的怨气。

“你走吧！”说罢，惠妹捂着自己哭红了的眼睛，跑到了自己伤心淌泪的河边，对着流淌的河水，凄惨的寒风，诉说着自己的伤心和苦楚。

“天啊，”惠妹仰面望着苍天，“我为何如此的命苦啊？你既然无私的赐予我生命，为何又要如此地捉弄？”

那位来客万般无奈，只好没趣地离开了校园。他带着委屈，就好像犯了大错的孩子，伤心的泪水也盈满了他的眼眶。他想大声地哭泣，甚至对天狂呼，但尊严并没有让他这样做，虚荣只能让他憋屈自己。他边走边在责问自己：

“为什么自己生得如此的丑陋？”

“为什么自己又显得这般的窝囊？”

“为什么自己又是如此的无能？”

他知道，这些问话和责难对他自己来说，显得过于的无情和苛刻。而且并不是尽可能地对自己尖酸刻薄，就能改变自己可悲的现状和命运。他对自己的表现感到羞愧难当，无地自容，恨不得找一条地缝给钻了进去。

“又有什么用呢？”他一副灰心丧气的样子，“就是问上十万个为什么，也是于事无补的呀！”他的眼睛失去了往日的光泽，无奈地摇了摇头。

他边走边垂泪，喃喃自语地哀叹道：“谁又能改变自己的模样？谁又能改变自己的禀性？谁又能改变自己的天赋？遗传是父母给的，自己并没有什么错误。老天爷从来就没有公正过。他赐予了某些人太多的天赋，对某些人又极端的吝啬。人比人真是气死人！自己除了认命，似乎并无别的选择。就让一切的一切听天由命吧！”想到这些他没法顾及旁边的行人，竟然蹲在路边号啕大哭了起来。

三

失望、沮丧地离开护校的小阿哥，回到了阿坝中学的校园里。繁重的学习任务使得小阿哥从失恋的痛苦中略微解脱了一些。但惠妹那张动情的脸，那对迷人的酒窝，

那双传情的眼睛，那两条月牙的眉毛，那温馨柔软的樱桃嘴唇，那乌黑飘逸的秀发，无时不浮现在他的脑海里。他不会忘记他们俩玩青梅竹马的大好时光；他永远记得他们俩扮演家家夫妻的美好岁月；他经常回忆他们俩紧紧相偎的温馨；他时刻回味他们眼神对视的甜蜜。

惠妹虽然离他而去，但他相信这一定是暂时的，因为乌云岂能总会遮住太阳，迷雾自然会随风飘散。惠妹虽然不在他的身边，但他觉得一个无形的她总在他的身边亲切微笑；她永远站在他的身旁给他鞭策和鼓励。他感觉到他们的心仍然在一起跳动，血依然在一块沸腾。他永远忘不了他们俩那“上天愿作比翼鸟，在地愿为连理枝，天荒地老心不变，海枯石烂情不移”的约定和誓言。

启超回到自己的学校已经一个星期了，但他并没有改变给惠妹写信的习惯，他心里仍然记挂着远在成都的惠妹，他的情感依然依附在惠妹的身上。他回来后的第一封信是这样写的：

惠妹：

您好吗？

很对不起，因为我的冲动而相会在你们校园的操场上。在众多老师和同学严厉的目光面前，在你们学校清规戒律的威严下，我给你带来了那么大的心理压力和不便。我很感激你在那样的情况下，能跟我热烈拥抱，给我疯狂的吻。这是我作为男儿身的第一次拥抱，更是我的初次接吻。我相信那只是我们的第一次而绝不是最后一次。

惠妹，你并没有错，只是因为现实生活的残酷，社会习俗的糜烂，让你有诸多的不便和无奈，使我们处在暂时的被动和尴尬中。相信这些都会是暂时的，就像乌云一定会被阳光驱赶，迷雾肯定会随暖风飘散一样。

惠妹，要说有什么错的话，那就是我的错。也许是我前辈子没有烧够香；这辈子没有磕够头；上辈子没有积够德；这辈子没有行够善，才有苍天的无情捉弄，上帝的有意摧残。

惠妹，我一定会加倍努力地学习，将来回报社会，弥补我上辈子的阴功，改善我这辈子的德行。到那时苍天一定会给予我们怜悯，上帝绝对会给予我们同情。我们有足够的理由期待鸳鸯重成对，企盼鸾凤再成双。

祝好！

陈启超

一九九四年早春之夜
于阿坝中学男生宿舍

姻
缘
梦

成都护校四月的校园里已是：春风吹来柳叶绿，阳光普照花儿红。周末护校九三级一班的教室里，惠妹和惠雅又在苦读着。

“惠雅，”惠妹伸了伸懒腰，“今天这么好的天气，我等何必辜负了这阳光明媚，春风暖人。”她终于打破了两个小时的沉静。

“你的意思是到学校花园里晒太阳？”惠雅心领神会，明知故问。

“知我者，惠雅也。”

“那我们就去学校花园散心吧。”惠雅心里想：“最近惠妹有太多的心思，太深的忧愁，太重的苦闷。难得她有今天这样的闲心雅性，去领略一下大自然的温馨和妩媚，以释放她这几个星期以来的伤心和郁闷，安抚她那惆怅而破碎的心灵。”

两人如亲姊妹一般，手拉着手，臂挽着臂，哼着小曲，吟着小调，踏着欢快的节拍，迈着轻巧的步伐，走过那苍翠的松林，掠过那婆娑的竹篁，度量那幽静的小道，穿越那如月的门坊。

她们俩躺在了花园一处阳光充裕，春风和畅的草地上。只见那蓝天上：白云朵朵，缓缓悠悠任逍遥；大雁翱翔，天高云伴凭展翅。草地上：白花点点，香气扑鼻令人醉；嫩叶翠绿，赏心悦目唤魂归；让人心静忘烦忧。真是：看不完花园美景，享不尽人间春色。

“惠妹，怎么样？说说你的小阿哥。”惠雅想在这优雅环境里，温馨的氛围中，挑起这轻松的话题来帮助惠妹缓释内心的压力，解除心中的苦闷。

“不怎么样，”惠妹摇了摇头，仿佛想要甩掉纠缠已久的不快和烦恼。“只是世事变故，人情易迁。”她漫不经心地答道。

“难不成你又有了新的目标？”惠雅用惊讶并带有轻蔑的目光瞟了惠妹一眼追问道，“如果你和小阿哥那么纯洁的爱情都不能维系的话，那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真正的爱情可言。爱情要是那么的不开心，那么的没有意思，甚至是那么的痛苦，那么的受煎熬的话，那人活着还有什么意趣？假如婚姻只是金钱和利益在起主导作用，如此地玷污男女之间的纯洁和真挚的情感，那婚姻对于许多人来说都将是一个累赘和负担。那么结婚对于人们来说又有什么益处呢？婚姻不但不能给人们带来幸福，反而会给人们带来极大的痛苦。那又何苦来着？”她说得有些动情，毫不掩饰失望和忧郁的神情，就好像这个事情她也受到了极大的委屈似的。

惠妹本不想再提起此事，只是看到惠雅在自己苦闷的日子里，脸上也增添了不少的愁云，心里想道：“两人亲近如姊妹，何必人心隔肚皮？”

便告诉了惠雅最近为何如此这般的来龙去脉，前后原委。然后她低下了头，垂下了眼帘，满脸忧郁的神情，无奈而失望地感慨了起来：“生活不如意，万事捉弄人，本是幸福缘，无奈命不依。”惠雅摇着头，也万分感慨：“父母之命不可抗，媒妁之言岂能违，无奈我这弱女子，听天由命无路归。”